



# 四川歷史名人讀本

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  
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

主编



阿来等作家倾情抒写  
十位引领巴蜀文脉的名人巨匠  
照亮历史的人 亦将照亮未来

集「作家、学者、记者」  
三位一体的三十人创作团队  
深情的心灵对话  
理性的历史眼光  
真切的现实观照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历史名人读本 / 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主编.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10

ISBN 978-7-220-11621-6

I. ①四… II. ①实…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四川—通俗读物 IV. ①K820.87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6673号

SICHUAN LISHI MINGREN DUBEN

## 四川历史名人读本

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 主编

出版人  
项目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蒋东雪 冯 珺  
江 澄 何红烈 郭 健 范雯晴 冯 珺  
朱成蓉  
李其飞  
戴雨虹  
舒晓利  
周 奇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170mm × 240mm  
15.25  
160千  
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11621-6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写在前面

巴蜀的天空，星光灿烂：  
大禹治水，华夏先民才有着落；  
李冰筑堰，天府之国打下根基；  
落下闳改历，过日子有了盼头；  
扬雄多才，西道孔子岂是虚名；  
武侯治蜀，鞠躬尽瘁感人肺腑；  
武周女皇，独步天下千古一人；  
太白诗仙，随黄河之水天上来；  
工部著史，撼动古今诗情满怀；  
东坡豪放，出生便令草木皆枯；  
升庵何幸，终归能付笑谈之中。

……

让我们仰望星空，穿越历史，在这些历史名人身上了解我们的前世，看到我们的今生，思索我们的未来。读一读吧！



---

大禹：穿行迷雾中的华夏先祖 / 001

李冰：大国工匠 泽被后世 / 021

落下闳：测星观天 智士无双 / 041

扬雄：蜀地出异人 千秋一子云 / 063

诸葛亮：千古贤相 万世流芳 / 085

---

---

**武则天：** 无字碑述说唐史风云异彩 / 111

**李白：** 生命的困顿与灵魂的飞翔 / 135

**杜甫：** 大唐由盛转衰的忠实记录者 / 161

**苏轼：** 人的丰富性的最佳诠释者 / 185

**杨慎：** 耿介状元 铁骨戍仙 / 209

**后记 / 236**

---

# 大禹

穿行迷雾中的华夏先祖

大禹（约公元前21世纪）

夏代建立者，出生于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即位。划定天下九州，铸造九鼎，第一次确立了君主世袭的政治制度。





### 大禹主要行迹

\*古代文献记载石纽或在今汶川，或在今北川，总之位于今岷江上游和沱江上游一带。

\*\*《禹贡》所记大禹行迹遍及九州。按《禹贡》所述，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均是大禹治水所及之地，但大禹所至九州的具体地点无从查证，故本图不便标示。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

亘古洪荒，天地混沌。传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方使天升地降，世界清明。其后，历时千年，经过了三皇五帝才等来夏禹横空出世，穿越历史迷雾，向我们走来。

此时，正值公元前两千余年，距今四千多年前。

显然，对于万物互联、已将探索触角伸向无垠宇宙的现代人而言，大禹时代，何其虚无渺茫！迷蒙似九霄雾，杳然如天外风，早已消散于历史远端的广袤时空。至于大禹其人其事，更像是一个传说或者缥缈的影子，难以认知和触摸。

故此，若将这个传说或影子形诸笔墨，就好比是在花岗石上雕琢，不只是施展相关技艺，还需爬梳史料，淘涤泥沙，择取融汇，换言之，为影子赋形，使之形体合矩，血肉丰满，生命飞扬灵动。

最早记载大禹的是《诗经·商颂》《逸周书·商誓》《尚书·立政》《尚书·皋陶谟》等文献。

这是大禹最早投在历史上的影子，也可以说是被

历史捕捉到的影子。捕捉也是澄清和勾勒，至少能说明两点：一、有大禹治水这件事；二、大禹有他自己的身世。正如《诗经·商颂》所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在尧舜时代，整个地球都遭遇了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率领民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花费十三年时间才完成治水大业。因为治水有功，大禹受舜禅让继承帝位，建立夏朝。大禹将帝位传给伯益，其子启从伯益手中夺得，由此将中国从禅让的部落时代带入世袭的国家时代，夏朝从而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大禹还以治水的经验，将所辖疆域划为九州，形成中国最初的行政区划雏形。作为夏代的开国君主，大禹是华夏国家文明的始祖。

这样的论述，从先秦诸子一直到司马迁，直至当下，已成普遍的常识性历史知识。然而奇怪的是，如果我们进入大禹研究的专业领域，爬梳典籍后会赫然发现，这个普遍性的历史知识绝非牢不可破。深究细节，会发现疑问重重：大禹是实际存在的人还是神话人物？如果是真实的人，他出生在哪里？他治理的是哪几条水？怎么治的？

令人欣然的是，学界对大禹的艰苦爬梳越来越走向理性、客观、清醒，并尽可能将大禹的史实从传说神话中剥离出来，得出了不少让人信服的见解。这些见解是我们写作大禹、还原大禹的基石。对于我们而言，实地考察大禹只是一种态度，学界的见解和勾勒以及对这些见解的甄别才是我们在花岗石上雕琢大禹形象的依据。当然，也包含了想象与直觉。

此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作为一个远古人物，大禹身上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而在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些神话传说、大禹是如

何“被神话”“被传说”的时候，我们也深深地意识到，神话和传说也是我们了解大禹、走近大禹的重要感性素材。事实上，“禹的传说”已于2010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大禹是一个人

大禹是人还是神？他到底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伟人、一个客观存在的部落联盟首领、夏的创建者，还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中的天神？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夏代文字和考古材料作为绝对支撑，我们还无法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在走近大禹时不可回避。事实上，长期以来，文学界和史学界都是从神话的角度在理解大禹，很多典籍的记载都带有很强的文学气息。

比如《淮南子·坠形训》说大禹派一个叫太章的人，测量了东西间的距离，又派一个叫竖亥的人测量了南北之间的距离，还测量了洪水的深度，从昆仑取来息壤，治平洪水，划定九州。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也说，大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这显然不太像是一个普通人的作为。近现代疑古学派学者顾颉刚、童书业从论证大禹为天神和神职人员出发，在其《九州之戎与戎禹》和《鲧禹的传说》里，认为大禹只是神话中的人物，是主管山川田土的神，不可能治水，更不可能划定九州，“无论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



“禹穴”位于四川北川的禹穴沟。相传这里是华夏先祖大禹的出生地，自古就因“禹生西羌”而被称为“神禹故里”。  
(张杰 摄)

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进而考证《禹贡》中提到的地名、山川名，都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而《禹贡》作于战国时代，因此禹划定九州的事，纯属神话。

顾颉刚一派的观点影响颇大，但持反对意见者的声音也很洪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专辟“夏禹问题”小节，通过对《齐侯罍》《齐侯钟》及《秦公簋》的研究，认为“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

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先祖”，据此已足可论定夏代所传述的禹是人而不是神。

当代学者中持大禹是人的说法者占上风，认为大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王，而不是一个天神。大禹身上有如此多的神话色彩，是因为有后人崇敬之情的渲染神化。在夏以后的文字记载中，尤其是在西周中叶以后，不但在《诗》《书》里大禹被神化，在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了对大禹的神化。从西周后期开始，全社会出现了对大禹的造神运动，直到战国时代，诸子重返理性，大禹作为人的身份才得到还原。

有研究大禹的学者特别指出一条大禹是人不是神的证据——战国时代，诸子都宣传大禹，且没有出现大禹是真人还是神话人物的争论；如果大禹是神不是人的话，那么战国诸子就会互相攻击，然而没有出现真假大禹的论辩。从这一点来看，战国诸子都相信大禹是人。在弘扬人文精神的战国时代，诸子多抛弃神化大禹的传统，恢复了禹作为人王的本来面目。在一个崇尚自由的批判精神的“百家争鸣”时代，假如有人伪造古史，怎么可能不遭到其他众多学派的指责和批驳？诸子典籍中引证上古传说极为丰富，并未被诸家指为伪作，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引证材料的真实性乃是为诸家所公认的。

在《墨子·兼爱下》引有《禹誓》，是禹征有苗所作誓词。《墨子·明鬼下》也引有一篇《禹誓》，说是“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此篇全文记载禹伐有扈氏、大战于甘（今河南洛阳）的誓词。从禹伐有扈氏的《禹誓》在商代即写成文本的情况看，底本必然是从夏代流传下来的口传本，出自殷人伪作的可能性不大。正是因为口传材料在其累代相传的长期流传中难免有所损益，而不同的文字写本又是采取

不同的口传本，所以各种写本之间往往在文字上甚至内容上有所出入，但基本内容却是大同小异。墨、儒两家所传《禹誓》略有出入，原因即在于此。而且《秦公簋》《齐侯罍》《齐侯钟》等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禹迹”的记载，当可与《诗》《书》互参，证明“东西二大国（引者按：此指齐国和秦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缺乏夏朝的材料，后世关于大禹的论述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一种追述。既是追述，就存在被增生、附加的可能，就要经受考证。这是事实。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大禹的时代没有文字流传下来，或者至今没有发现有关大禹的物证，我们就认为大禹不是历史人物；其实，对后人追述的记录进行一番考究之后，大禹的存在还是值得信赖的。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族群关于自己祖先的出生传说的文字，一代代传下来，虽然有所添加，但核心的东西不会夸张到不可信的地步。如果大禹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那我们从西周的文献到《史记》就显得可笑了。

在中国要追溯很古老的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确实很难，因为一些厉害角色，往往都是以神的形象出现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有把人神化的倾向和传统。学者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些神化的、梦幻的内容剥离开来，还原成真实的人物。

和大禹相似的例子是商代在发掘出土文物之前也被认为是虚构的，但是后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就证明了商代是确实存在的。

考古还在进行，未知仍在变成已知，假如明天我们发掘出夏代的文字和器物，那么夏代，包括大禹，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 禹兴西羌 生于石纽

大禹是人不是神，那么大禹出生在哪里？

由于大禹治水是在中原，很多人误以为大禹是中原人。就大禹的出生，今天学界多持“西兴东渐说”。此一说主要文献依据最早可以追溯至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之说。继司马迁之后，南朝宋时期裴骃的《集解》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语：“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唐代学者张守节《正义》进一步解释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

裴骃《集解》依据《帝王世纪》所引孟子“禹生石纽”之传说，为《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作注。司马迁之说依据在先秦古书《孟子》，然而，我们今天读到的《孟子》已无“禹生石纽”一语，或可理解为《孟子》在流传过程中有文字散佚，而“禹生石纽”恰在其中。《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禹兴于西羌”。汉初重臣陆贾所著《新语·术事篇》也明确说到“大禹出于西羌”。汉昭帝时桓宽所著《盐铁论·国疾篇》亦指出“禹出西羌”。《史记》《新语》《盐铁论》《蜀本纪》《越绝书》《三国志》等文献关于“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记载如此广泛，古人的指认如此一致。可见，“禹兴西羌”“禹生石纽”或许可考。

西羌在哪里？它跟今天羌族聚居地有什么关联？

所谓“西夷”，亦指西羌也。“夷”是泛称，战国时代用以指称非华夏的中原周边族类。唐代以前，西羌为我国西部的大族，分布甚广，从甘、青以南直到四川西部、西北部草原及岷山、龙门山一带，均属西

羌范围。今天的羌族不等于古羌族，而是由古羌族演变而来的。

西汉学者扬雄将先秦史料与西汉史料进行综合考察之后，首次提出大禹所生、所长、所兴、所出的“西羌”指的是西汉武帝时所设广柔县石纽村所在之羌乡。他搜集蜀中典故在其所著《蜀王本纪》中提到：“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剝儿坪。”

扬雄时代的广柔县所辖包括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茂县、理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总的说来，均属岷江、涪江上游地区。广柔县初属蜀郡，后归入汶山郡，但具体地点则在今天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乡。相传禹生日为农历六月初六。广柔县后来也叫石泉县，一度归属龙州、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江油、石泉等地）。扬雄之后，汉晋间史家也多称禹生石纽，关于大禹的传说故事更是广泛流传于这一自秦汉以来即为古羌人的聚居地。清乾隆帝《御批通鉴辑览》、乾隆版姜炳璋《石泉县志》、清嘉庆版《四川通志》以及当代《巴蜀文化大典》等书籍都沿引了这一观点。

古羌族没有文字，他们的史诗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至今，在龙门山中的石纽山、剝儿坪仍有很多大禹出生的传说性遗迹，以至秦汉时期被流放到这里的人们，都会把流放看成是“追随大禹的足迹”。除了传说，也有石纽山、禹穴、大禹庙等古迹存在。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流传着大禹出生于禹穴沟剝儿坪的神话传说。西羌是崇石的民族，在神话传说的流传地产生了以石为标志的夏禹崇拜。西蜀羌乡，以白石为图腾，形成白石崇拜，古称“石夷”。“禹生石纽”之“石”，在专家看来，也是一种石头崇拜的反映。四川大学历史系胡鉴民教授早在1940年就提出，禹生石纽的传说便是羌人白石崇拜

的表现。《华阳国志》有载，羌人视石纽为大禹禁地而加以崇拜。

当下，行走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乡会发现，当地人追思大禹的热情极高，“剝儿坪”为传说大禹之母生子之地。据传，大禹母亲是在泉边洗脸，看见月光照在水里，掬了一捧泉水喝下而受孕生下大禹的。当然，这些“遗址”都属传说性的、情感意义的，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材料不可确证，大禹具体的出生地自然无法准确到某个具体地方。作为大禹出生地，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文化心理折射出的一种认知，属于某一区域内某一处的遗产、景点和文化遗产，但并不能说明其他几处就不是大禹出生的纪念地。

大禹出生的具体地点无法确证，但禹生西羌之地的石纽应大致在四川西北岷江、涪江上游地区。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

大禹出于岷江、涪江流域，不少人都会觉得意外，但这却在情理之中。虽然岷江、涪江流域历来远离中原政权，但不少伟大的人物都是从西部崛起而后挺进中原的。大禹兴于西羌，夏朝盛于河洛，夏人亡于东夷。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大禹文化，它的源头在西蜀，它的成功在河洛，它东转江浙，甚至远至日本。后来的历史，也多遵循西兴东渐这一规律。